



提到晋商，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深宅大院，大红灯笼高高挂，万里茶路和一排排的商铺、票号……这是晋商的历史，也是晋中的前世风流。

行走晋商故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杆老秤走世界”的故事。前两天，我去了趟平遥，由我牵线，让一位60多岁的平遥手艺人和一个29岁的外籍商人坐到了一起。老艺人、记者、外国商人，不同身份，我们齐聚古城，这样的缘起，还要从他俩的身份说起。

先来说这位做老秤的手艺人。对，就是那种有秤砣、秤杆，秤杆上有准星的老秤。现在已极少见到，但在过去，这是做买卖离不了的物件。不管是一把芹菜，还是一箱茶货，都要用到这样的秤。

老艺人叫罗中英，是罗氏木杆秤手工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也是晋中市唯一的做秤非遗传承人。记得在采访罗师傅时，我曾问过一

个问题，今天电子秤这么方便了，还需要做这样的老秤吗？

他笑了笑，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十几岁进厂跟着师父学手艺，一年又一年，后来厂子关了，他卖过菜、开过饭店，转了一大圈，55岁时却还是回头做起了“秤”。他说：“干了这么多行当，还是做秤心里最踏实。当初拜师学艺，师父说过一句话，‘这秤里有千家买卖，万家生意，这秤杆上的毫厘之差都在咱做秤人，全凭一颗良心，咱得做一杆规规矩矩的秤。’”45年过去了，这句话罗师傅记了一辈子，也把它视为了人生秤杆的准星：“踏实做人，规矩做秤”。

后来，我多次采访罗师傅，才明白他的坚持。多年来，他是靠卖袜子，补贴传承做秤的手艺。做秤不挣钱是事实，一杆秤需要40多道大小工序，光秤杆阴干就要至少1年，一杆秤百十来块，一年卖不出去10杆。可当有人要用一辆奥迪换他的全套工具时，却被他婉拒了，他

说：“这事往小说，是我的手艺，立身之本，不能丢；往大了说，咱老祖宗就是靠这杆秤走南闯北，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秤代表公平公道，也代表咱晋商的诚信精神，这手艺再不赚钱，我也得传下去。”

说完了罗师傅，再说说这位外籍商人。他叫法里斯·雷柏亚，是塞尔维亚人，在中国从事家居建材和文创产品的跨国电商工作，是一名国际贸易经理。因为喜欢，他在平遥已经居住了5年，闲暇时，总喜欢骑着心爱的电动车在古城里逛，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讲得头头是道，比我都熟悉平遥，还把微信地区设置成了山西晋中，言必称，“我就是平遥人”。

采访雷柏亚很偶然，但他对平遥的喜爱溢于言表，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太伟大了，要借着“一带一路”东风，把平遥、晋中、山西的好物件都推到国际上，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爱上山西。

以实写虚的微雕艺术

曹建红

有享受文学熏陶的机会了。不过在田间地头，歇晌之暇，我发现还是有不少农人，手捧一本薄薄的杂志读得津津有味。

这就是所谓的“一袋烟小说”，他们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富有生活气息，反映当下生活，很接地气，深受老百姓喜欢，茶余饭后成了人们精神上的一种享受。

半个世纪之后，我国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碎片化阅读的普遍化，为小小说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又客观上对小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提升有了更高的要求，不然很容易被爆炸式增长的信息淹没。

如何用尽量小的体量反映尽可能广阔的社会面貌，就成了小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技巧。毕竟与中长篇相比，小小说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细节，宏大的叙事。

这就要求小小说作者另辟蹊径，通过特殊的艺术手段来达到“小小说，大体量”的艺术效



记忆中，姑父是家里的常客。他要么独自一人，穿着雪白的衬衫，满脸堆笑；要么带着孩子们来村里赶大集，看大戏。带的最多的是好看的红梅姐，雪一样白的肌肤，眼里漾着柔柔的水波，漂亮的丹凤眼随了她娘，我唤怀云姑姑，爸的本家姐姐。

客人来了有酒喝。“老婆子，咱咱炒盘土豆丝，拌个酸菜黄豆芽！”每逢此时都是爸最兴奋的时刻。

爸并非酒痴，然而，酒是他一生当中最好的陪伴。大年日的头脑汤饺子，必往汤里滴几滴酒，美其名曰：“扁食就酒，越吃越有。”

酒是六曲香、老白汾、剑南春、二锅头或竹叶青，摆在一张掉了漆的木桌上，家里立时阔气了起来。爸和姑父对饮，一瓶酒拆了封。在某些既定的瞬间，举起酒杯，酒

杯，同祝共愿，先干为敬。

“酒是好东西啊，少喝对身体好。”说话间不免贪了杯。

“下次来，我给你带瓶贵州大曲！”姑父操着地道的沾尚话，夹一筷子菜，放到嘴里慢慢嚼着，末了，轻酌一口酒，让酒香在味蕾中慢慢释放。

姑父曾为贵州盘县（今六盘水市）159煤田地质勘探队队员，彼时将家安在了贵州。他为大女儿取名为“贵梅”，小儿子名“贵平”。以“贵”纪念，铭记永远的贵州。

众所周知，贵州山高路陡，以山闻名。曾经，为开采这里的煤矿，姑父终年辗转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开启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一个罗盘、一把手锤、一个放大镜、几幅地质地形图、一个记录本和胶布，就是工作的日常和生活的全部。饿了，啃干馒头；渴了，饮山泉水；累了，就地一躺，哪管乱石山岗，野兽出没，也因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炎，后罹患肝硬化。

壶中日月长

赵姝梅

传统非遗饱含着一代代匠人的用心和传承，但要久远走下去必须有创新，这也是我和罗师傅经常交流的问题。就在上个月，罗师傅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开发了一种文创产品，叫“称心如意”，想请我去看看。“既有秤的意思，又有美好寓意”，我一听，太好了，而那一瞬间，我立马想到了雷柏亚，这不正是雷柏亚所需要的产品和契机吗？“在我们平遥，不只有推光漆、平遥牛肉，还有‘称心如意’，当年晋商就是带着这样一杆秤南征北战走向世界，缔造了白银帝国和汇通天下的票号传奇……”果然，雷柏亚一听就来了精神，于是，我借着采访，让两人有了相识、相聚，也就有了我们同框的一幕。

我从事新闻工作17年了，每年到平遥采访不下10次，平遥国际摄影展参加了1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参加了7届。一路走来，收获良多。如今的平遥，不仅是晋中、山西的平遥，更是中国的平遥和世界的平遥。平遥犹如一扇窗口，让世界看到了古老平遥的悠久文化，也让平遥可以触摸到世界的脉搏。

能够介绍罗师傅和雷柏亚认识，这是我作为记者以来其中的一件小事，我觉得，这是记者的本分，也是一份荣幸。宏观叙事里，一杆老秤可能不是关键表达，但从一杆老秤的故事里，我看到了非遗传承人的匠心精神，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看到了古老与现代的交织、民族与世界的回望，看到了晋商先辈的光芒已然照在了无比绚烂的未来道路上，那道光足够亮，而我，也将把这样的故事继续讲给更多人听。



果。比如借鉴诗歌、戏剧、绘画等艺术门类中以实写虚的技巧，举重若轻，以一当十；比如唐诗中，“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借用眼见之小实而写眼不可见之大境之虚；比如台上三五人，喻指百万兵的戏剧化笔法。

在这一点上欧阳明《挂在故乡的钥匙》（原载《山西文学》2020 第一期）就是这样一篇具有探索意义的成功之作。这篇小说从小处着眼，借一串小到可以忽略的钥匙这一小物件结构全篇，并不刻意情节的叙述、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塑造，而是以城市化进程中“正在消失的村庄”何去何从的宏大历史洪流中一串无人经管的钥匙的经历，深刻反映了当下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小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正在这微雕般的技法之外熠熠生辉。我爱小小说，因为她是大众化的艺术形式。

情萦十字岭

侯玉平

“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开始撤离驻地。此际，一轮弯弯的上弦月悬在半空中，依稀洒照着山川大地，道路旁边的田野里，快成熟的麦穗在朦胧里随风摇荡，摇曳着一种夜色里的诗意。可是，左权心里却异常复杂，他回头向着南下会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充满眷恋地凝视片刻，又无限深情地向河对面望了望，那是自己曾经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武军寺村，然后纵马驰向茫茫的夜色……”（《左权传》698 页）这就是我们的左权将军，富有情怀的将军。

我忘不了，当年曾任武军寺村村长的李堂锁，在世时曾饱含热泪多次和我说起左权率部撤离南会村时和他说的那段话：“老李，日寇近日又来扫荡了，我们撤走后，你一定要有序地组织好群众安全转移，一定，一定啊！但 14 号（左权代号）走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还知道，左权将军在武军寺、南会、麻田村住时率领战士们帮助群众打井，与彭德怀筹划清漳河水利建设事宜；率领部队筑坝修渠，开垦沙滩，上山开荒，没有运土工具，就组织大家动手割荆条，编筐子；为了度灾荒，亲自带领事务长、炊事

员和医务人员上山鉴别那些无毒的野生果菜……

左权将军牺牲后，辽县万余民众踊跃签名，为永远在心里缅怀左权这位为国捐躯的将军，提出改县要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同意改县请求，1942 年 9 月 18 日，辽县党政军民 5000 余人，在西黄漳举行了辽县易名左权县典礼大会，当场又有几百名青年报名参军，踊跃上战场卫国杀敌就更不是神话了。

往事历历，岁月如烟。“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国家为民族费尽了心血；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咱老百姓，咱们辽县老百姓要为他报仇……”这首传唱了 80 多年，唱遍太行、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左权将军之歌》一定会在太行山，在中华大地上永远传唱下去。

微风习习，红日高悬，我来到左权英烈巨石碑前，依序看着左权县村村寨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牺牲的一行行、一排排的烈士英名时，泪水顿时又充满眼帘。

山肃穆，林沉吟，是时，我不由得从心底发出呐喊——十字岭，不朽的十字岭；太行，英雄的太行。

衣裤，脚穿大头鞋，头戴草帽在海拔 2000 米左右的深山中徒步跋涉；讲蓝天近在咫尺的粗犷和自由；讲和死亡擦肩而过的小插曲。

“我要吃荷叶糯米鸡，……”爸看我们几个小鬼在偷窥，嘴馋，便拿一根干净的筷子，在酒盅里蘸一下，伸向我们：“来，舔一舔！”只一下，自喉咙涌上来的辛辣，一下子就将眼泪撞了出来……

后来，姑父携全家回到了山西，回到了生养他的小县城。从此一次次来，一次次走，一次又一次和爸爸的聊天畅谈中，贵州不再遥远、神秘，而是晕染开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有温度和亲和力的地方，是渐行渐近的美丽梦想。总有一个声音温存在心底：“贵州欢迎您！”

曾经有那么几个晚上，我梦到自己奔跑在姑父所说的那个名叫贵州的地方，梦到了糯米糍粑，梦到了那好看的银帽、银项圈、银手圈、银簪、银梳、银耳环……银子的万种风情就那么光彩夺目地、银光闪闪地戴在我的头上、颈上、手腕上、耳朵上，我也会说那么一两句贵州方言：“哈喇”（嗨，你好）……

长大后，不擅饮酒，不会品酒，但却知道了酒之辛辣，那是一种个性，一种放荡不羁的真豪情；知道了贵州大曲酒的精神内涵——“不忘

故里，留住记忆。”知道了故乡的游子，那乡愁浓郁得像化不开的烈酒，像姑父包包里不远千里万里带回来的一瓶瓶贵州大曲。

姑父走了，死于肝硬化腹水，享年 55 岁。

闻听噩耗，爸半晌无语。末了，他缓缓起身，从柜子里拿出珍藏已久的小半瓶贵州大曲。这次他没有吩咐娘开火炒菜，而是口对瓶子“咕咚”一声饮了个干净，喉管里有一种破裂的声音，剧烈的“咳咳”过后，泪如泉涌……

